

資治通鑑全译

张舜徽

主编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副主编

王玉德

译注

勅編集

周紀一

走著雍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第四册]

非民之衆受制於一人

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

侯侯侯侯侯諸大夫卿大

使使使使使之運手

十二十二十二晉大夫

天子天子天子大夫於

也何何何何何何何

非非非非非非非

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

侯侯侯侯侯侯侯

资治通鉴全译

第四册

张舜徽 主编

李国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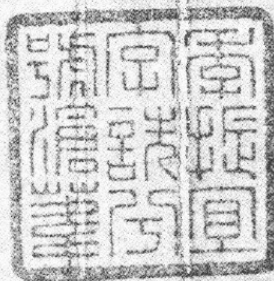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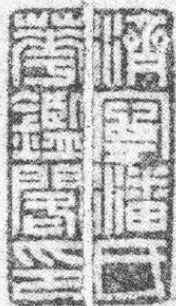
顾志华

陈蔚松

副主编

王玉德

译注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起强圉协洽，尽上章涿滩，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

1 春，正月，南郡蛮叛^①；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

2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②。

3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③。

4 九月，辛未，以陈留玉况为大司徒^④。

5 冬，十月，丙申，以太仆张纯为大司空^⑤。

6 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⑥，遣刘尚发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深入，蛮乘险邀之，尚一军悉没。

7 初，匈奴单于舆弟右谷蠡王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⑦，左贤王次即当为单于。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乌珠留单于有子曰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领南边八部。比见知

牙师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及单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⑧。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⑨，劝单于诛比。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亡去。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众盛，不敢进而还。

8 是岁，鬲侯朱祐卒^⑩。祐为人质直，尚儒学；为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

1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2 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⑪，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五官中郎将耿国独以为“宜如孝宣故事^⑫，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帝从之。

3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⑬；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⑭，帝愍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⑮！”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援谓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

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

4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藩称臣。上以问朗陵侯臧宫^⑩。宫曰：“匈奴饥疫分争，臣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

【注释】

①南郡蛮：指雒阳以南一千多里处的南郡山民。后刘尚迁其于江夏。

②蔡茂：字子礼。哀平间以儒学显。王莽居摄时以病自免。建武中代戴涉为大司徒。

③丙戌：此时待考。杜林：字伯山。时称通儒。光武召为侍御史，官至大司空。

④玉况：字文伯。京兆(今西安市西北)人。由陈留太守迁大司徒。

⑤张纯：字伯仁。光武时封为武始侯。他明习礼仪，多所建制。

⑥武陵：汉郡。治所今湖南常德市。精夫：武陵山民的首领。

⑦舆：单于咸弟，天凤五年(前76)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习俗，兄终弟及。舆违俗，杀弟知牙师而立其子。

⑧西河：汉郡。治所今内蒙古东胜县境。

⑨龙祠：匈奴习俗，常以正月、五月、九月的戌日会龙城(一作龙庭，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祭天。

⑩朱祐：《后汉书》有传。鬲：县名。治今山东平原县北。东汉改为侯国，后复为县。

⑪五原：汉郡。治所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⑫孝宣：汉宣帝。故事：指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遣使朝汉。

⑬临沅：县名。治今湖南常德市。

⑭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字文渊，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曾任陇西太守、伏波将军。后病死军中。

⑮矍铄(jué shuò 绝硕)：形容老年人精神好。

⑩臧宫，字君翁。以武功历任辅威将军，拜广汉太守，封朗陵侯。

【译文】

汉纪三十六，起丁未（公元 47 年），止庚申（公元 60 年），共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公元 47 年）

1 春，正月，南郡山民叛乱，派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伐、打败他们。

2 夏，五月初八，大司徒蔡茂去世。

3 秋，八月，丙戌日，大司空杜林去世。

4 九月，十三日，用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

5 冬，十月初九，用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6 武陵山民首领相单程等人叛乱，派遣刘尚带领一万多人逆沅水进到武溪攻击他们。刘尚轻敌冒进，山民凭借地势险要拦截，刘尚全军覆没。

7 当初，匈奴单于舆的弟弟右谷蠡王知牙师按照次序应当做左贤王，左贤王依次应当做单于。单于想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就杀了知牙师。乌珠留单于有个儿子叫比，做右薁鞬日逐王，统领南边八个大部落。比看到知牙师被杀死，就口出怨言：“按兄弟说来，右谷蠡王依次当立；按父子说来，我是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我应当被立为单于！”于是，内心怀着猜忌和担忧，很少参加庭会。单于怀疑他，就派遣左、右骨都侯监督比的军队。等到单于蒲奴继位，比更加怨恨，暗中派遣汉人郭衡携带匈奴地图到西河太守那里，请求归附。左、右骨都侯已经发觉了他的意图，乘五月龙祠，劝单于杀比。比的弟弟渐将王在单于身边，听到此事，赶紧报告比。比就聚集八个部落的四、五万军队，等待左、右骨都侯回来，要杀掉他们。骨都侯将到，知道了他们的图谋，就逃走了。单于派遣一万骑兵攻击他们，看到比的人数多，不敢进攻就返回去了。

这年，鬲侯朱祐去世。祐为人质朴正直，崇尚儒学，做将军经常接受别人投降，以攻克平定城邑为根本，不在乎砍取敌人首级的战功。又禁止士兵掠夺百姓，而军人乐于放纵，很多人因此怨恨他。

二十四年(戊申，公元48年)

1 春，正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2 匈奴八大部落的首领一起商议立日逐王比做呼韩邪单于，到五原郡的塞门，表示愿意永远做屏障，抵御北方的胡虏。这事交给公卿办理，议论的人都认为“天下刚平定，国内空虚，夷狄的情况复杂，难以知道，不能答应。”惟有五官中郎将耿种认为“应当仿照孝宣帝处事的旧例，接受他们的要求。命令他们向东抵御鲜卑，向北抗拒匈奴，相率勉励四夷，保全边郡”。皇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3 秋，七月，武陵山民侵扰临沅县，派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伐他们，不能取胜。马援请求出征，皇帝悯恤他年老，不允许，马援说：“我还能披甲上马。”皇帝命令他试一试。马援按鞍回视，表示还可以出征，皇帝笑着说：“你这个老翁真是精神抖擞！”于是，派遣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种等带领四万多士兵征讨五溪。马援对友人杜愔说：“我蒙受厚恩，年事已高，常常担心不能以死报国；如今得到了机会，甘心闭目，只是担心权贵的子弟有的在身边，有的参与做事，很难调和，耿耿于怀，惟独厌恶这件事！”

4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派遣使臣到朝廷，以藩属的地位，自称臣子。皇上以此事问朗陵侯臧宫，臧宫说：“匈奴面临着饥饿和疾疫，我愿意带五千骑兵去立功。”皇帝笑着说：“常胜的兵家，很难与你思虑敌情，我当自己思考此事。”

二十五年

1 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边^①，太守祭彤招降之^②。彤

又以财利抚纳鲜卑大都护偏何，使招致异种，骆驿款塞^③。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即击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彤为人质厚重毅，抚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爱之，得其死力。

2 南单于遣其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蓐鞬左贤王，生获之；北单于震怖，却地千余里。北部蓐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归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复遣使诣阙贡献，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3 戊申晦，日有食之。

4 马援军至临乡^④，击破蛮兵，斩获二千余人。

初，援尝有疾，虎贲中郎将梁松来候之^⑤，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通轻侠，援前在交趾^⑥，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⑦；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

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长龙述也^⑧；季良者，越骑司马杜保也；皆京兆人。会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群惑众，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与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擢拜龙述为零陵太守^⑨。松由是恨援。

及援讨武陵蛮，军次下隼^⑩，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峻，从充则涂夷而运远。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搯其咽喉，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畴候弇书曰^⑪：“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

会援卒，松因是构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⑫，能轻身，胜障气，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潜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帝益怒。

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稿葬域西^⑬，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

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

前云阳令扶风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马援，拔自西州^⑭，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经营陇、冀，谋如涌泉，势如转规，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⑮，飞矢贯胫；出征交趾，与妻子生诀。间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夫明主酖于用赏，约于用刑，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楚军，不问出入所为，岂复疑以钱谷间哉！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稟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⑯。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

谒者南阳宗均监援军，援既卒，军士疫死者太半，蛮亦饥困。均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⑰，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

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冬十月，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均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群蛮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

5 是岁，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内属，诏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①：“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②，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③，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注释】

①辽东：郡名。治所今辽宁辽阳市。 徼(jiào 叫)：边界。 貉(mò 陌)：古族名。

②祭彤(róng 绒)：字次孙，以至孝见称。出守辽东近三十年，有政绩。

③款：敲、叩、到。

④临乡：在湖南常德县的沅水以南。

⑤梁松：字伯孙，光武帝的女婿，官至太仆。

⑥交趾：郡名。治所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

⑦鶩(wù 勿)：鸭子。

⑧山都：县名。治今湖北谷城县东南。

⑨零陵：郡名。治所今湖南零陵县。

⑩下隳：县名。治今湖北通城县西北。

⑪弇(yǎn 演)：耿弇，耿况子，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初年拜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

⑫薏苡(yì yǐ 意以):俗称药玉米,味甘,可治风湿。

⑬稿:草,此为草率意。

⑭西州:泛指凉州,在今甘肃一带。

⑮先零:汉代羌族的一支。

⑯渭城:治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⑰竟:通境。

⑱班彪(公元3~54年):史学家,字叔皮。东汉初年举为茂才,后因病免官,专事史学。

⑲乌桓校尉:官名,西汉置,王莽时废。秩比二千石。

⑳上谷:郡名。治所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译文】

二十五年(己酉,公元49年)

1 春,正月,辽东郡界外的貊人侵扰边境,太守祭彤招降他们。祭彤又用财货利益招抚接纳鲜卑大都护偏何,让他招徕异族,相继至塞下。祭彤说:“真的要立功,应当回去攻击匈奴,斩取头颅送来,才可相信。”偏何等部就去攻击匈奴,斩了二千多个头颅,送到郡里。这以后,年年相攻,总是送来头颅,受到赏赐。从此匈奴衰弱,边境没有骚扰的警报,鲜卑、乌桓都入朝献物。祭彤为人厚重刚毅,用恩信对待夷狄,所以都敬畏而喜爱他,能得到他们的效死尽力。

2 南单于派遣他的弟弟左贤王莫率领一万多人攻击北单于的弟弟蓐鞬左贤王,活捉了他;北单于惊恐,后退了一千多里。北部蓐鞬骨都侯和右骨都侯率领三万多人归向南单于。三月,南单于又派遣使者到朝廷贡献,请求使者监护,派遣侍子,修订旧约。

3 二十九日晦,日食。

4 马援的军队到达临乡,击败蛮兵,斩杀和抓获二千多人。

当初,马援曾生病,虎贲中郎将梁松来看望他,独自在床下跪拜,马援不答礼。梁松走后,众子问道:“梁伯孙是皇帝的女婿,朝廷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吏没有谁不畏惧他,大人为何独不行礼?”马援

回答：“我是梁松父亲的朋友，他虽然显贵，怎么可以失却彼此的辈分呢！”

马援哥哥的儿子马严、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交结游侠，马援先前在交趾时，回信告诫他们说：“我要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不能说。喜欢议论别人的优劣，随便褒贬时政，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愿死去，也不愿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龙伯高为人厚道谨慎，嘴里不讲是非，谦逊节俭，廉洁公正而有威严，我喜爱、敬重他，愿意你们仿效他。杜季良豪放侠义而喜好道义，为别人的忧愁而忧愁，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父丧时招致宾客，几个郡的人都到了，我喜爱、敬重他，但不愿你们效仿他。如果不能效仿伯高，却不失为一个谨慎的人，就是所说的‘刻天鹅不成还像鸭’；如果不能效仿季良，却会沦为天下轻薄的人，就是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像狗’。”伯高就是山都县长龙述；季良就是越骑司马杜保；他俩都是京兆人。遇到杜保的仇人上书，诉讼“杜保的行为轻薄，惑乱群众，伏波将军在万里之外寄信告诫侄子，然而梁松、窦固却与他交结，将会助长他的轻薄和虚伪，搞乱天下。”奏书送上，皇帝召见梁松、窦固加以责问，拿诉讼书和马援的诫子书给他们看，梁松、窦固叩头流血，得以免罪。诏令罢免杜保的官职，提拔龙述为零陵太守，梁松于是怨恨马援。

等到马援征讨武陵山民，扎营下隼，有两条路可进入，从壶头山走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走则道路平坦而运输遥远。耿舒要走充县，马援认为耗时费粮，不如从壶头山走，扼住其咽喉，充县的贼民就会自破。将这事上报朝廷，皇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进军到壶头山，贼民居高守险，水急，船不能上行；遇到酷热，士卒多染瘟疫而死，马援也得了病，就依山打洞为室，躲避热气。贼民每次登上高险之地击鼓喊叫，马援就拖着步子观察，身边的人被他雄壮的意志所感动，没有不为他流泪的。耿舒给兄长好时候耿弇写信说：“先前我上书说应当先进击充县，虽然粮食难运，但兵马可用，数万军人，争

着要先进。如今受阻壶头竟然不能前进，大家忧郁行将疫死，真令人痛惜！先到临乡，贼民无故自来，如果乘夜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消灭，伏波像个西域做买卖的胡人，到一处就停下来，因此失利。如今果然流传瘟疫，都像我预言的那样。”耿种收到书信就进呈给皇帝，皇帝就派梁松乘驿车去责问马援，趁机代理监军。

等到马援去世，梁松据此陷害马援。皇帝大怒，追收了马援新息侯的印章绶带。当初，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的果实，能使身体轻松，防御瘴气。回师时，运了一车。等他死后，有人上书诋毁他，认为以前所运回的都是明珠和有文采的犀牛角。皇帝更加发怒。

马援的妻儿惶恐，不敢把棺木运回祖坟，在城西草草安葬，宾客旧友，没有敢去吊祭和送葬的。马严和马援的妻儿用草绳捆串着，到朝廷请罪。皇帝于是拿出梁松的奏书给他们看，才知道所犯的罪，上书诉冤，前后有六次，措辞非常哀切。

前云阳县令扶风人朱勃到朝廷上书说：“我以为已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选拔出来，钦佩慕仰圣上的德义，历尽险难，冒着生命危险，指挥陇西、冀州的征战，谋略如涌泉，军势如转规自如。兵卒一动就有功，队伍前进就取胜。灭掉先零，飞箭射穿小腿。出征交趾，与妻儿生别。近又南征，立即攻陷了临乡，军事已有了头绪，没有完成就死了。官兵虽然染上瘟疫，马援也没有独活。战争这事，有的因为久战而立功，有的因为速战而致败，深入未必就对，不进未必就错，人情哪里会乐于长久地屯驻在险地而不想生还？惟有马援能够为朝廷效力二十二年，向北出征塞外沙漠，向南渡过江海，冒着毒气，为军事而死，名声没灭，爵位断绝，封土不能承袭，人们不知道他的过错，大家没有听说他的败毁，家属闭门，下葬不得入祖坟，怨声和猜疑都生出来了，亲戚恐慌，死者不能自述，活着的没有谁为他诉讼，我私下对此伤感！英明的君主重视奖赏，轻视刑惩。高祖曾经交给陈平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军，不问是怎样支出的，怎么又会在钱谷方面怀疑他呢！但愿将此事交给公卿，公平地对待

马援的功过，是应当断绝，还是继续，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皇帝的愤怒稍稍缓解。

当初，朱勃十二岁就能背诵《诗经》、《尚书》，经常拜候马援的兄长马况，辞令娴雅，马援这时刚读书，见到他则自卑。马况知道他的心情，就亲自酌酒安慰马援说：“朱勃是小器速成，智慧已到了尽头，最终还要向你学习，不要畏惧。”朱勃不到二十岁时，右扶风请他试任渭城县宰。等到马援做了将军，封了侯，而朱勃的官位不过是个县令。马援后来虽然显贵，常以过去的态度对待他，而且在他面前很谦卑，朱勃更加亲近他。等到马援遭受谗言，惟有朱勃能始终如一地对待他。

谒者南阳人宗均监督马援的军队，马援已死，士卒有大半人死于瘟疫，山民也饥饿困乏。宗均就和诸将商议说：“如今路远士兵多病，不能作战，想要权宜承用王制招降他们，怎么样？”诸将领都伏地不敢回答。宗均说：“忠臣出境，只要可以使国家安定，就可以自作主张。”就诈称王制调伏波司马吕种任沅陵县长，命令吕种带着诏书进入敌营，向他们宣告恩惠信誉，趁机带着军队尾随其后。山民震惊恐怖，冬，十月，大家杀了他们的大帅而投降。于是，宗均进入敌营，解散了他们的队伍，送回原郡，为他们设置了长吏而回，山民们终于被平定。宗均还没有到朝廷，就先弹劾自己诈称王制的罪状；皇上嘉奖了他的功劳，迎接他，赐给他金帛，命令他经过家乡时可以上坟祭告。

5 这年，辽西郡乌桓大人郝旦等人率领部众内归，诏封乌桓的首领为侯、王、君长的有八十一人，命令他们居住在边塞之内，分布在沿边的那些郡，命令他们招徕同族人，供给他们衣食，就为汉侦探，帮助攻击匈奴、鲜卑。这时，司徒掾班彪上书说：“乌桓人天性轻薄黠狡，喜好掠夺，如果长久放纵而没人统领，必定会重新掠夺居民，只是委任主管投降的属官，恐怕不能制服。我认为应当再置乌桓校尉，确实有益于归附，减轻国家的忧虑。”皇帝接纳了这个建议，于

是，开始又在上谷郡宁城县设置校尉，开设主管机构，并且主管对鲜卑的赏赐和质子事宜，每年按时交易。

二十六年

1 正月，诏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①，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2 初作寿陵^②。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③，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④。使迭兴之后，与丘陇同体。”

3 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诏听南单于人居云中^⑤，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

4 夏，南单于所获北虏蓼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⑥，去北庭三百余里，自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

5 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⑦，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贍给之。令中郎将弛刑五十人^⑧，随单于所处，参